

◆精神家园

最后一双鞋垫

何翠清

清明将近,看似枯了的树上长出了新叶。几乎所有的花都开了,花色点亮了烟雨朦胧的春天。

天气变化无常,一下子就冷了。在重新翻找出冬衣时,意外地翻出衣柜角落的一双鞋垫,这竟是母亲给我手工缝制的最后一双鞋垫。

鞋垫背面是蓝色棉布,表面蒙着白底粉色碎花布,边缘有剪口……鞋垫窄小,大小明显不合适,上面的针脚粗长也不齐整。这双鞋垫并没有与我在网上买的厚实的羊毛鞋垫放在一处,也没有跟冬季袜子放在一起。肯定是我收拾东西的过程中遗失在这里的,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我摩挲着鞋垫上的针脚,棉线凸起的质感也摩挲着我的手心。母亲已经离世,再也不会为我们缝制鞋垫了。

母亲聪慧能干,尤其是针线活做得最好。我们姊妹一年四季,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穿戴都是出自母亲的那双灵巧的手。商店里常有卖完布剩下的布头,价格便宜,

母亲就买那样的布头给我们做衣裤裙子。大块布头给个子大的做,小块布头给小的做,再剩下的还可以做成汗衫和内裤,剩下的边角余料就可以拿来稍布壳子、做鞋子鞋垫,一点都不会浪费。就是剪下的细布条,都能做成漂亮的布凉鞋。常常,一觉醒来,总能看到灯光下母亲还在纳鞋垫。

每年过年我们都能穿上新棉鞋,垫上新鞋垫。母亲做的棉鞋也比别人的周正,黑色灯芯绒鞋面泛着绒毛的微光,鞋带一拉,两边扣眼正好对齐。鞋舌不长不短服帖在鞋带下,显得很秀气。母亲的鞋样都夹在一本厚厚的中草药书里,一帧帧如花的鞋样配着草药插图,就像是母亲永久的日记,记下我们曾经的生活。

我们一年四季的鞋子里都会有鞋垫,春秋垫单的,冬天垫棉的,女孩垫花的,男孩垫灰色的,还有雨天的套鞋里面都要垫上鞋垫。鞋垫吸汗,可以防止弄脏鞋内里,只要勤洗鞋垫,就可以长时间保持鞋子干净。家里人多,母亲也

不知道做了多少双鞋垫。那时候母亲做的鞋垫,针脚细密,有的还在脚心位置缝绣上花草。她对我们穿的鞋码了如指掌,每一双鞋垫插入鞋子里都与鞋底严丝合缝。

我们穿戴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衣帽鞋袜长大,走出故乡离开母亲,散落在四面八方,难以相聚。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穿母亲做的鞋子了,更不会在鞋子里面垫鞋垫。

这样过了很多年,在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她又开始做针线活。我们都不在她身边,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做出来的鞋子和鞋垫,她打包寄给我们。那鞋和鞋垫做得粗陋难看,针脚拉得歪斜,上脚也不合适。我们才知道母亲真的是老了,老得手已经很笨拙,眼睛也看不清楚了。母亲心心念念地寄来,我却随手扔在角落里,过段时间也就扔了。有次,母亲打电话来特意问,鞋子好穿吗,棉鞋暖和吗,鞋垫合适吗?我一味地应着好,有口无心地敷衍她。她也听不出真假,倒

也很开心。

母亲脑梗瘫痪后,我回去帮她整理衣柜,翻出最多的就是一包包的碎布片。这些碎布片她攒了多少年都舍不得扔,可能还想着给我们做鞋垫。在我清理过程中,她还一直朝我叫嚷,不要扔啊。那时候她想她总会好起来,还能做些最简单的针线活,为我们缝制鞋垫。

母亲没有好起来,没有重新站起来,那双灵巧的手再也动不了,更做不了针线活。看到母亲枯白的短发,让我心疼的同时又很无奈,可能人到暮年都要忍受深重的孤独、无助与恐慌。

这双鞋垫真的是最后一双了,不会再有人为我缝制鞋垫了。我摸着鞋垫上又粗又长的针脚,想起母亲还没瘫痪时,每一次坚持送我到路边坐车的神情,有依依不舍,有深深的落寞,还有小心翼翼的卑微。

“清明时节雨纷纷。”雨水有如思念的泪,在心里飘洒。推开窗,江边堤岸上一层新绿,长尾的燕子在江面盘旋。

我把母亲缝制的最后一双鞋垫收藏在床头柜里。是晚,我又一次梦到母亲,梦里的母亲一头黑色短发,干净利落,很显年轻。

(何翠清,任职于新邵县酿溪镇四小)



每年的春分前后,各种野菜,它们蓄积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带着春的清新,带着泥土的芬芳,都争先恐后登场。“田陌流芬芳,处处溢清香。”这就大大躁动了人们的味蕾。他们要把野菜摘来,精烹细烩,以大饱口福——这就叫“吃春”。

吃春,以前也是要讲究仪式的。每当确定“吃春”的日子,母亲就要在禾堂里摆上一张桌子,上面供上刚从野外摘来的至少三样有代表性的新鲜野菜……一是感谢上天“唤来春风醒大地”,二是感谢大地“江水浮茶色,野菜带山香”。祭拜后,才能将上供的野菜搬进厨房烹饪。

在我的记忆中,“吃春”吃得最多的是春芥。恐怕还不仅仅是“春芥如丹,百菜不鲜”,因为,它不但可以做菜,还可以当饭填饱肚子。每当春荒,罐里少油,斛里无米。母亲就磨些荞麦粉,外出采些春芥,合着熬成一锅粥,不管稠稀,只要让一大家子填饱肚子就行。

如果哪一天春芥采得多了,母亲会把攒积多时的麦子拿出来磨粉,或者再加上一点麦芽,将切碎的春芥和在一起,做成粑粑。出锅后,除了自己吃的外,还要送一点给邻居。“百人吃了百人香,一人吃了沤肚肠。”邻居间互送荠菜粑粑,无疑既是为了传递春的信息,也在增进邻居之间的感情——生得亲不如住得亲啊。

母亲如果哪天高兴,在荞麦荠菜浆糊里加上两个鸡蛋,贴锅而煎,摊成煎饼;或者干脆将它卷起来,那就成了我们难得一见的“春卷”。春芥不但可以当“饭”,当然也可以做菜。将它余水后挤干切碎,加点辣椒粉,算是最好的下饭菜……

春笋也是“吃春”必不可少的野菜之一。“尝鲜无道不春笋”,春笋曾被人称为“菜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春笋炒腊肉。我们那里,几乎所有人家过年的时候必须留一块腊肉,待到来年春天“开犁”(即春耕第一天犁田)的那一天吃。那时,春笋也刚刚破土,格外鲜美。把金黄透亮的腊肉切成片,放进锅里煎得油汪汪的,然后把刚余过水的笋片放进去,不断翻炒,再加点葱蒜,放点辣椒——春天的“菜王”就可以出锅了。尝一尝,那腊肉肥而不腻,春笋脆而香甜,味道十足。

以前,农村度春荒,别的没有,酸菜、腌菜还是有的。但单纯地吃酸菜、腌菜,口味单一,没有油水,吃多了,还会酸水翻胃。如果在酸菜、腌菜里加点春笋丝或笋丁,那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笋的鲜味掩过了菜的酸味,笋的脆香盖过了酸菜的绵柔——春笋改变了春天的味道。

春分前后,野外原来光秃秃的香椿树的枝丫顶端开始冒嫩芽了。开始还只是有一点红色,但过不了两天,在红色圆点上就会长出两三寸长的一束叶片来。叶片红嫣嫣的,像是刚抹过胭脂;叶片油光闪亮,又像是喷过一层明油……十米之外就可以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这个时候的香椿就可以摘下来做菜了。当然,最简单的就是香椿炒鸡蛋,那是“吃春”里最香的一盘菜。

但是,我们那里最常见的香椿吃法则是香椿炒泥鳅。每到这个时候,泥鳅也出来渗仔了。晴天的晚上,在水田里,人们或用竹筴诱捕,或用火把照着用铁扎子刺杀,总之,泥鳅捞上来了。先把泥鳅洗净、煎焦,再放进油锅里炸。等泥鳅成金黄色了,加进切碎的香椿还有少许辣椒,一碗香喷喷的香椿泥鳅就成功了。“试摘香椿炊泥鳅,便是江南二月天。”吃一餐香椿泥鳅,你的嘴会香一个春天。

香椿还可以腌着吃的。有一天,我弟弟待客,鸡鸭鱼肉大家吃腻了。弟弟说,莫急,我给你们搞个新鲜菜。他搬个梯子,在房子后面的香椿树上摘下几束香椿来。当场洗净、切碎,放点辣椒粉,放点盐,端到大家面前。众人一哄而上,争着品尝。一会儿,酒盅见底,饭即下喉。这就是香椿的魅力呀!

当然,湖南人“吃春”,蕨菜也是少不了的。只要春分节气一到,这里漫山遍野的蕨菜嫩叶,犹如小孩紧握的拳头,卷曲青嫩。把嫩的一节折下来,余一下水,然后撕成细条,再切成寸段,放些酸豆角、咸辣椒佐炒成菜,其味滑腻而清香。不过,采摘蕨菜时要注意:蕨菜叶子是不分叉的,与之相似而叶子分叉的,则是芒萁,味道比蕨菜差远了。

还有水牛花(鼠鞠草),青色的茎叶上敷着白色的绒毛,酷似水牛皮毛,开黄色花朵。摘其嫩叶连带花朵,和上糯米粉,用碓春得粘稠,做成粑粑,有若青团,清香四溢,人见人爱。

◆乡土视野

吃春

易祥茸

◆旅人手记

丽江纪游

卢学义

17岁那年,我投笔从戎来到昆明,自此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在滇四年,除昆明市区,我哪里都没去过,但丽江、大理等地,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退役后,我遍游云南,丽江当然是首选之地。

想象中,丽江古城一定有一条美丽的江,不然怎么会叫丽江?但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级的历史古城,在市区内寻寻觅觅,除仅见到几条小溪小河,并没有看见一条想象中的那奔腾不息的大江。但十多公里外,就是金沙江。夜深之际,古城人们还可隐隐听到江水那撕心裂肺的怒吼。

丽江古城虽然没有大江,但古城却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这是因为丽江的水资源十分丰富。古老而湿润的丽江大地,孕育着众多的江河湖泊。据统计,这里除金沙江外,还有雅砻江、澜沧江等二级以上的支流93条。国家在这里规划修建8座大型水电站,目前建成并已并网发电的有6座,成为我国“西电东送”的最主要基地。

丽江城内虽然没有大江,但有水,丰沛的水,明澈的水,干净的水……勤奋的丽江人民就是依靠这些水,耕耘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丽江还有着星罗棋布的湖,这些湖如一颗颗珍珠玛瑙,镶嵌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山顶或山腰,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你看珍珠湖是那么玲珑,蓝月湖是那么剔透,当然还有程海、拉市海……

睿智的丽江人民,还靠着江湖好水在丽江城内构建了奇特的排洪和防灾系统。丽江古城几乎就是清一色的木板房,稍有不慎,一旦着火,就会火烧连城。但丽江靠着完备的防火体系,“火神”几乎很少光顾。丽江四周地势较高,聪明的古人就顺势而为,构建科学的省钱省力的排水系统,这样古城水满而不漫,水多而不溢。同时该系统还具有冲刷、排污的功能,古城四季都洁净、清秀。

丽江有江有河,有湖有水,还有雪。愿丽江各族人民身处江湖,身在幸福。



争春 杨运焰 摄

◆湘西南诗会

雨下了一夜
内心空虚得能听到一枚针落地的声音
视力好到能看见
墓地周围草木的神情
嚎啕大哭的有之
泣不成声的有之
欲哭无泪的有之
唯独没有爷爷驱赶黄牛耕田的声音
不见外公酒过三巡插田

新写就一篇诗文
拿着它读了又读
反复地推敲、琢磨
生怕一个字的搭配不当
会略痛整篇文字的骨骼
然后发到朋友圈晾晒
让朋友们评头品足

想起小时候
母亲每次给我们做的新布鞋
她总是先要仔细观察、欣赏
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晾晒
任过路的妯娌们说长道短

又到清明(外一首)

梁厚连

收割的笑容

独角戏

走在漆黑的隧道里
曾以为捡到一束光
却在出口看见光的瞬间
听见心被揉碎的声音

真实的痛感让我明白
所谓的爱情
从开始到结束
整场戏里的主角是我
配角还是我

(梁厚连,任职于绥宁县委办公室)

晾晒(外一首)

曾彩霞

我文章中的那一行行汉字
多像母亲做的鞋子里的针脚

路灯

太阳滚落山崖
天空暗淡了所有的颜色
星星与月亮画在天幕上
如同妈妈讲的童话

暖色的线条
虽然没有太多的激情
却是祛除喧嚣的良药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